

北魏骈文艺术的流变

何祥荣

(香港树仁大学 中文系, 中国 香港)

[摘要]南北朝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然而过去的骈文研究多着眼于南朝或北朝后期,对于北朝的前期——北魏的发展注意较少,尚未深入。就宏观而言,北魏骈文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北朝骈文的形成期,后期是演进期。北魏骈文经历了前期初创的稚嫩阶段,逐步走向成熟,促成北朝后期骈文的繁荣,亦为南北文风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北魏骈文家一方面吸收了南朝骈文形式美的特点,在对偶的工整、句式的多变、声律的谐协方面,加以学习与实践;一方面却保留北朝文风的独特色彩,尤以文辞的质朴、气度的贞刚雄健方面,显示其与南方文风不同的特色。

[关键词]北魏骈文;艺术意蕴;雄健真切;辞义贞刚;北周骈文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3-0113-06

南北朝是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然而在过去的骈文研究中,人们较多着眼于南朝或北朝后期,对于北朝的前期——北魏的发展注意较少,尚未深入。本文旨在探讨北魏时期骈文艺术的纵向流变、个别重要作家的艺术意蕴。就宏观而言,北魏骈文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北朝骈文的形成期,后期是演进期。

一、形成期:北魏前期

所谓形成期,概指北朝骈文最初发展的时期,亦即北魏前期。从公元386年鲜卑新首领拓跋珪于淝水之战后,乘机集合部众于平城称代王开始,正式为北魏的历史揭开序幕。398年,即晋安帝隆安二年(北魏天兴元年),改国号为魏,同年改称道武帝。直至公元499年,孝文帝辞世以前,可称之为北朝骈文的形成期,即北魏前期。综观此期的骈文创作,除常爽有较工整的对句以外,其余代表作家的作品,均显示此期骈文创作仍在较为稚嫩的初创阶段:骈化程度不高,骈散夹杂而多散行之气,对句欠工稳,文辞质朴。

北魏文化的发展较南朝为慢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故在骈文发展方面,自然也较南朝为后。据《魏书·序纪》,鲜卑拓跋氏为黄帝后人,即“昌意少子,受封

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1]。他们世代居处漠北,过着游牧生活,平素只以木契为记,并无文字。到了魏晋,鲜卑拓跋氏势力不断扩张,即使刘琨也不惜遣使乞师求救。“三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刘琨又遣使乞师救洛阳,帝遣步骑二万助之”^{[1]7}。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他们要面对大大小小的连年征战,未能建立安定之环境,提供充足的资源发展文化。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二十多个政权,他们大多实行军事统治,进行经济掠夺,致使北方长期陷入无休止的混战之中。至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定律吕,协音乐”、“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1]33},但对推动文学发展的政策却乏善足陈。

(一) 高允、常爽

北魏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高允。高允位高权重,既得到帝王的赏识,亦受时人推重。《魏书·高允传》:“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又云:“崔公谓余(游雅)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矣。’余亦然之。”^{[1]1077}史称高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1]1077}。可见高允实有丰富的才学,有令人动容的艺术感染

[收稿日期] 2014-03-20

[作者简介] 何祥荣(1965—),男,中国香港人,香港树仁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力。因此,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选录北魏作家文集,亦只录高允及温子升二人。更重要的是张溥在题辞中指出高允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在于对北朝后期,即北齐骈文的启导与开拓。其言曰:“试列之北朝文苑,虽逊步崔公,而开疆邢魏,固当日之先正也。”^{[2] 626}邢即邢邵,魏即魏收,皆北齐骈文名家。凡此说明高允在北魏前期的代表意义。

综观高允现存的文章,有两大特点可说明其骈文仍属稚嫩,是北朝初期骈文的典型:第一,文辞质朴;第二,骈化程度不高。《鹿苑赋》虽为骈赋体,但辞采未见精美。除三数对句较有辞采美感外,余者多为质朴语句。如“庶真容之髣髴,耀金晖之焕焕”,“茂花树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较近南朝绮丽风格。而“奉请戒以毕日,兼六时而宵月。何精诚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资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羨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太上之尊号。既存无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一整段均较少雕缕藻彩。此外,高允文章骈化程度不高,一则表现在对句欠工稳,二则在以骈体行文的文章为数不多。如《鹿苑赋》全用单句,并以六言为主,是早期骈赋的风貌。其中有少数较工楷对句,如“下宁济于兆民,上克光于七庙”,其中“上”对“下”是方位对,“兆”对“七”是数字对,“民”对“庙”是名词,亦为实字对实字。可见高允对对句已有一定的掌握。但亦有不工之处,如“眷耆年以广德,纵生生以延福”,其中“耆年”对“生生”显然是不能成对的。这又见出其粗略、不够成熟之处。其次,今存十三篇文章中,只有《鹿苑赋》一篇以骈语为主要写作形式,其余皆以散体为主,而杂以部分骈语,甚或全用散体。

从表1的统计亦可窥见高允文章的骈化程度:

表1 高允文章骈化程度统计

篇名	对偶句数
上天文灾异八篇表	1
承诏议兴学校表	5
谏文成帝起宫室	1
谏文成帝不厘改风俗	0
答宗钦书	1
筮论	0
塞上公亭诗序	2
征士颂并序	10
酒训	22
祭岱宗文	4

可见,高允大部分文章均以散体为主,杂以少数

骈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骈文,可说是北朝骈文的雏形,正好体现北魏初期骈文形成的面貌。在其文章中,间或有双句对的出现,可说是对北朝骈文创作的开拓。

与高允同属北魏前期的骈文家有常爽。《魏书·常爽传》称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1] 1848},可见他是一个好学博闻的儒者。又因世祖西征凉土时“归款军门”,深得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的嘉许。常爽鉴于贵游子弟多事戎马,以致不修学问,特置馆授徒,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使“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对推动北魏的汉化、促进北方外族的学术修养及发扬儒家经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今存常爽的文章见于《全后魏文》的只有一篇《六经略注序》。此文用颇多对句组成,显见为有意识的骈文创作:

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未有不由学而能成其器,不由习而能利其业。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宁越,庸夫也,讲艺以全高尚之节。盖所由者习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焉。昔者先王之训天下也,莫不导以诗书,教以礼乐,移其风俗,和其人民。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

此文不但对句颇为工整,且句型多变,行文畅达,说理透辟,是一篇整练可观的骈文。较为工整的对句如:

1)“陶铸神情,启悟耳目。”“陶铸”对“启悟”为动词相对;“神情”对“耳目”是名词相对,也是半实对全实。

2)“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备。”“本”对“身”是名词;“道”对“德”是名词;“生”对“备”是动词。

3)“仁义者,人之性也;经典者,身之文也。”“仁义”对“经典”是名词,“人”对“身”,“性”对“文”也是名词对。

常爽又喜用排偶句以助说明六经的功用:“故恭俭庄敬而不烦者,教深于礼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于乐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于诗也;疏通知远而不诬者,教深于书也;洁静精微而不贼者,教深于易也;属辞比事而不乱者,教深于春秋也。”这种

整炼的排句,在《文心雕龙》也颇常见。然常爽生处于拓跋焘年间,正值刘宋初期,时序较刘勰为早。

(二)孝文帝、李彪

北魏太和时期原为史书所称颂的文风新变的时代。《北史》云:“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颀颀汉彻,跨躐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3] 2779}孝文帝是太和时期的代表人物,曾写作大量诏诰、书信及祭文。孝文帝在政治上锐意改革,厉行汉化,但在文学上仍较为保守。其《令官民各上便宜诏》以为劝谏的文字应该“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对于繁采雕缛的文辞似乎不太欣赏。纵观孝文帝现存于《全后魏文》的文章,该论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有骈文论者引用其《令官民各上便宜诏》一文,以为堪称孝文帝的代表作。但若把此文的对句逐一考察,即可发现,此文殊乏辞采之美,更遑论雕饰。

1) 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致治;王务至繁,非博采无以兴功

2) 虚己以求过,明恕以思咎

3) 谏鼓置于尧世,谤木立于舜庭

4) 耳目四达,庶类咸熙

5) 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

6) 思言者莫由申请,求谏者无因自达

7) 上明不周,下情壅塞

8) 百辟卿士,工商吏民

9) 辞无烦华,理从简实

骈文的藻彩往往包含色彩、形态、数量、比拟、摹状等方式,质诸上列九句,却不见其中一种,更欠缺南朝骈文惯用的金玉龙凤、风花雪月的雕饰,故焉得云辞采雅丽?另一篇较有骈文风范的文章《报卢渊议亲伐江南诏》同以质朴之辞为多。此外,孝文帝的文章骈化程度仍未算深,除《令官民各上便宜诏》、《为里党法诏》、《报卢渊议亲伐江南诏》、《吊殷比干墓文》外,其余多是散体或散体之中夹杂对句,可见其骈文创作的意识仍未深厚,创作成就亦未见突出。《吊殷比干墓文》被誉为孝文帝骈文的另一篇代表作。孝文帝此文的序文是以散体为主,杂以四句骈句的骈散夹杂之文;正文则为骈散夹杂,句中加“兮”字的骚体。无论骈化的程度与辞藻的运用均有深刻的楚骚痕迹。句子如“咨尧舜之耿介兮,何桀纣之猖败”,转化自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被兮,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又如“引雄虹而登峻兮,扬云旗以轩游。跃八龙之蜿蜒兮,振玉鸾之啾

啾”,显然转化自《离骚》:“驾八龙之蜿蜒兮,载云旗之委蛇”、“扬云霓之旒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无论其立意、情调、用语均可谓师法《楚辞》,与其说是受南朝精美文风的影响,不如说是直接从《楚辞》吸取养分更为恰当。类似之例不胜枚举。

与孝文帝同期的作家还有李彪。据《全后魏文》,李彪之名为孝文帝所赐,特蒙恩宠,而卒于景明二年,可见其生活多在太和年间,及后入于宣武帝时。李彪的文章风貌与孝文帝相若。其文虽杂以骈句,然统观今存于《全后魏文》之四篇文章,只能说是骈散夹杂,甚至是以散体为主而杂以少量对句。如《表上封事七条》只有篇首前半部分有用排偶之句,其余绝大部分的篇幅均为散行。如:

今四人豪富之家,习华既深,敦朴情浅,夫识俭素之易长,而行奢靡之难久。壮制第宅,美饰车马,仆妾衣绫绮,土木被文锦绣,僭度违衷者众矣。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官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贱不得踰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

在这段文字中,欲摘其中对句,不过三四。自此段而后,直至篇末,对句亦复寥寥。可见,李彪的文章实以散行为主,并未有意识地纯用骈体写作。有论者竟举此文以谓其文骈化程度较高,实非确论。其《求复修国史表》及《五德议》同样表现出骈散夹杂的特点。两者皆可谓先骈后散,文章的前半部分以骈体为主,后半部分以散行为主。《表上封事七条》运用较多排句,但有欠工稳,如:

1) 立圆丘以昭孝,则百神不乏飨矣;

举贤才以酬谏,则多士盈朝矣

(下联较上联少一字)

2) 开至诚以轨物,则朝无佞人矣;

敦六顺以教人,则四门无凶人矣

(下联较上联多一字)

3) 制冠服以明秩,则典式复彰矣;

作雅乐以协人伦,则人神交庆矣

(下联较上联多一字)

其对句运用实有欠工稳,可见其骈偶运用仍在稚嫩阶段。《五德议》是较有骈文气息的一篇。除对偶工切、引用事典恰当外,亦较能用骈体流露文气。佳句如“排虐羸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近蠲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哉!”可谓属对工整,一气直下。

二、演进期：北魏后期

从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即公元500年，下至公元534年，高欢立孝静帝，并迁都邺城，建立东魏，结束了北魏历史为止，可称之为北魏后期，即北朝骈文演进期。伴随政治社会的动乱与剧变，北魏后期的骈文亦有较多雄健真切的作品，体现出北朝骈文辞义贞刚的本色。此期骈文对句较前工稳自然，骈化程度亦较前期为深，有较多的骈俪气息，并建立自身的艺术风格，故可称之为北朝骈文的演进期。

北魏前期，由于胡汉分治，汉族及非拓跋部的人民往往受到压迫，加以经济发展缓慢萧条，因而引发不少民间起义。如445年，卢水胡盖吴起义，规模盛大。北魏需征集敕勒兵才能将之打败。面对这种统治不稳的局面，孝文帝不得不作出改革，甚至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虽没有积极而具体的实施推动文学的策略，但至少选择了迁都洛阳，从一个鲜卑拓跋贵族的根据地平城，迁移至文化底蕴深厚、具汉族文化传统的洛阳，大大地改善了发展文学的环境与条件。因此，李延寿于《北史·文苑传》中指出：“太和、天保年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可见，孝文帝时期，文学的发展是较前迈进及提升的。这也为北魏后期骈文的演进，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孝文帝虽然努力作出多方面的改革，但仍挽救不了北魏走向衰亡。孝文帝死后，北魏政治日趋腐败，民怨不断加深。如宣武帝元恪统治期间，见之于记载的起义有十次；孝明帝正光年间，有大规模的六镇起义；孝明帝孝昌年间有杜洛周、葛荣的河北大起义；正光年间发生关陇起义；孝庄帝永安年间则有邢杲为首的山东起义等，均严重地动摇了北魏的统治，使之走向衰亡。时代的动乱，却为北魏骈文创作提供了可歌可泣的素材，凸显北朝骈文辞义贞刚、雄深雅健的艺术特点。如此期孝庄帝元子攸几篇较有成就的骈文，便是以尔朱荣的动乱为主题，并能充分流露大义凛然的雄健之气。这也是北魏后期有别于前期的地方。

（一）孝庄帝元子攸

今存于《全后魏文》的孝庄帝元子攸文章共16篇。其文章并非全用骈体，但就其中成就较高的篇章观之，可见其骈文有相当的造诣。代表作如《尔朱荣进位太师诏》及《以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诏》，此二篇在骈化程度上，均较北魏前期的作者为深，具见骈文应有风范。孝庄帝一生纠缠于与尔朱荣的关系之中。

孝庄帝的继位，原得到尔朱荣的拥立，北魏众多动乱的平定，亦倚重尔朱荣的力量。尔朱荣原为契胡酋长，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在山西北部不断扩张势力后，占据晋阳，成为北方一大军事势力。公元528年，尔朱荣进兵洛阳，立元子攸为孝庄帝，执胡太后及元钊沉之于河朔，又杀戮王公卿士，史称河朔之变。元子攸不甘当傀儡，遂联络贵族、朝臣，于530年乘尔朱荣入宫朝见之际伏兵杀之。荣弟尔朱兆起兵复仇，攻陷洛阳，杀孝庄帝，立元恭为节闵帝。孝庄帝与尔朱氏均曾互相利用，最后却两败俱伤，故终孝庄帝一生，可谓悲剧。《尔朱荣进位太师诏》一文篇幅不算长，但大部分由骈句贯串而成，共用骈句二十六对，其中更有两对复句作对，反映其时骈文的进化与逐步迈向成熟：

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灵范。源先二象，化穆三才。玉历与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运时屯。百揆咸乱，九官失叙。朝野抚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区瓦解。逆贼杜周，虔刘燕代；妖寇葛荣，假噬魏赵。常山、易水，戎鼓夜惊；冰井、丛台，胡尘昼合。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烬。宗庙怀匪安之虑，社稷急不测之忧。大丞相、太原王荣，道镜域中，德光区外。神昭藏往，思实知来。义踵先勋，忠资曩烈。

此文颇能体现北朝文风的特质，全文辞义贞刚，未见有瑰丽辞藻，却以朴质之辞，流露大义凛然的雄健之气。起句“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灵范。源先二象，化穆三才。玉历与日月惟休，金鼎共乾坤俱永”，以较工稳的骈句道出北魏政权的威武气象，已有惊人气力。继而转述明帝正光以后的衰乱之象：“百揆咸乱，九官失叙。朝野抚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区瓦解。”并指出杜洛周、葛荣的大动乱：“逆贼杜周，虔刘燕代；妖寇葛荣，假噬魏赵。”造成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接着赞颂尔朱荣讨平祸乱的巨大功绩，多用比拟，甚具气魄：“熊罴竞逐，虎豹争先。轩翥南溟，抟风北极。气震林原，势动北岳。”用熊罴虎豹的竞逐，比喻战场上的杀戮，极为恰切。又借用庄子《逍遥游》的大鹏鸟飞翔于南溟与北极的气魄，增进文章的气势，使林原、山岳均为之震动。此外，更巧妙地活用典故“秦晋闻声而丧胆，齐莒侧听而慑息”，说明尔朱氏的强大声势，即使秦晋等强国也为其慑服。其功绩可谓凌天盖地，震古烁今：“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来，未有其比。”总括而言，此文以质实之辞，表贞刚

之气,以工稳的对句、贴切的典故、生动的比喻,表达出雄深雅健的北朝骈文本色,辞义畅达,潜气流转自然,是北魏后期骈文的杰作,对比前期骈散夹杂的风貌,实有长足的进步。

(二) 孝武帝、路思令

稍后于孝庄帝而值得称道的有孝武帝。其成就虽不及孝庄帝,然其骈文亦颇具贞刚气息。孝武帝文章今存于《全后魏文》中共18篇,其中多为散文。骈文则有《即位改元诏》及《南征诏》两篇。《即位改元诏》从篇首至篇末均骈散夹杂。对句运用的密度虽不及孝庄帝,但也体现北朝骈文的气质。“否泰相沿,废兴互有,玄天无所隐,精灵弗能谕。大魏统干,德渐区宇。牢笼九服,旁礴三光。”起首即能表露出北魏的威势。但经历太和以后的动乱,今已“礼乐崩沦,宪章漂没。赫赫宗周,剪为戎寇。肃肃清庙,将成茂草”,皆因胡羯“竞其吞噬之意,不识醉饱之心”。如今得到大丞相渤海王“爰举义旗,志雪国耻。故广阿之军,貔虎夺气。邺下之师,金汤失险。近者四胡相率,实繁有徒,驱天下之兵,尽华戎之锐”,终能使“社稷危而复安,洪基毁而还构”。故文章后半段以骈句刻划拨乱反正之功,流露义烈刚勇之气,不失雄深雅健本色。《南征诏》起首亦以气胜:“大魏得一居宸,乘六驭宇。考风云之所会,宅日月之所中。”以两句对句突显北魏王朝的气魄。又忆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的威武事功:“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镜以照耀,击玉鼓以铿锵。神武之所牢宠,威风之所铄,莫不云彻雾卷,瓦解冰消。”以骈语一气直下,凛凛之气,透彻心魄。最后表露心迹:“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案部。何以复文武之旧业,拯涂炭于遗黎。朕将亲总六军,径临彭汴。一劳永逸,庶保无疆。”道出大济苍生的宏愿,并不惜御驾亲征,以安定社稷,同以骈偶表露其向上奋发的昂扬精神,简朴而刚健。

北魏后期还有路思令的骈文可堪称道。终其一生的活动,贯穿自孝文帝太和以后,至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卒,故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北魏后期。路思令的代表作有《陈兵事疏》,亦为现今仅存于《全后魏文》的一篇。此文过半的篇幅运用对句,骈化程度较前期骈文为高,其中六句较为工稳的复句对,如“三代不必别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异兵,各能克定”,“汤武之贤,犹须伊望之佐;尧舜之圣,尚有稷契之辅”,可算工丽自然。此外,此文说理透辟,分析精当,表达明晰,配合骈偶的气势,显得更有说服力。文章后半段指出国家治道方面的弊端:“乃令羸弱在前以

当锐,强壮居后以安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不集。任羊质之将,驱不练之兵;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令不败,岂有得哉?”再加上“便谓官号未满,重爵屡加;复疑赏赉之轻,金帛日赐。帑藏空虚,民财殚尽。致使贼徒更增,胆气益盛”,认为政策失误是国家致败和积弱的原因。末后献出个人的救国大计:“今若舍上所轻,求下得重。黜陟幽明,赏罚善恶。搜徒简卒,练兵习武。甲密弩强,弓调矢劲。谋夫既设,辨士先陈,晓以安危,示其祸福。”道出富国强兵的谋略,甚为明晰。最后更流露充沛的气魄:“如其不悛,以我义顺之师,讨兹悖逆之竖。岂异厉萧斧而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虽愚者知其不旋踵矣。”因此,此文亦以简健朴质的文辞,展现刚贞之气,宜为北魏后期的代表作之一。

(三) 袁翻、李谐

路思令之外,还有袁翻的骈文有可观之处。今存袁翻最出色的作品有《思归赋》,亦为北魏骈文中少数情景相生的出色作品。袁翻从太和末年开,即开始其仕宦生涯,至孝庄帝建义初年遇害,故为北魏后期人物。纵观整篇《思归赋》,虽有对偶不工的毛病出现,但总体来说,大部分篇幅均用骈体形式写作,骈化度较高。文中出现回文对:“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阴。”显示其时骈文在修辞方面的进步。文章以景入情,行文颇有条理。写景之句,秀丽工巧,如“错翻花而似绣,网游丝其如织。蝶两戏以相追,燕双飞而鼓翼”。风格更近南朝的工笔雕缕,透露南北文风融合的痕迹。又用白描之句,刻划山川的开阔境界,自然而清新:“北眺羊肠诘屈,南望龙门嵯峨。坛千重以耸翠,横万里而扬波。”充分摹画出北地辽阔茫然的绝景,却又体现出北朝文的本色。他又从空茫的景象中道出忧思的无尽:“心郁郁兮徒伤,思摇摇兮空满。”忧思何来?接着和盘托出:“行复行兮川之畔,望复望兮望夫君。君之门兮九重,余之别兮千里分。”仿效《离骚》寻觅帝阍之门,喻思君之意,情深语切。故全文以景衬情,抒襟述怀,依然流畅自然,文质兼美。

北魏后期以骈文见称者还有李谐。史称李谐“风流闲润,博学有文辩,当时才俊,咸相钦赏。受父前爵彭城侯”^{[1] 1456}。孝静帝初年曾出使南朝,更与萧衍对答而无惧色,尽显雄辩之才,而为萧衍赞赏,堪称北魏才彦。今存其代表作《述身赋》。此赋写于元颢入洛后,“颢败,除名,乃为《述身赋》”^{[1] 1456}。《述身赋》为长篇骈赋,按其文义与层次,约可分为11段落。全

篇绝大部分篇幅均用对句组成,骈化程度甚高,已为有意识的骈文创作。此文作为北魏后期的赋篇,可谓别具意义。第一,此文颇能体现南北文风融合的痕迹。在回忆闲适生活时,运用较多绮藻:“山隐势于复石,水回流于激沙。树先春而动色,草迎岁而发花。座有清谈之客,门交好事之车。或林嬉于夜月,或水宴于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艺之英华。羞绿芰与丹藕,荐朱李及甘瓜。”其中“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艺之英华”具有文章雕缕的气息;“绿芰”与“丹藕”为色彩的藻饰,下字运意近于梁元帝《采莲赋》:“红莲兮芰荷,紫茎兮文波。”第二,另一方面却又流露北朝悍厉的文风:“何建武之明杰,茂雄姿于天表。忽灵命之有归,藉亲均而争绍。师出楚而飘发,旆陵江而云矫。辟闾阖之峥嵘,端冕旒于忆兆。神驾逝以流越,翠华飘而缭绕。”刻画行军时威武的情状,好比天门崇高壮伟,比喻恰切,气势凌云。可见,其文实已糅合南北的文风,成为北朝骈文演进期中鲜明的代表例

子。

三、结论

综言之,北魏骈文经历了前期初创的稚嫩阶段,逐步走向成熟,促成北朝后期骈文的繁兴,亦为南北文风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北魏骈文家一方面吸收了南朝骈文形式美的特点,在对偶的工整、句式的多变、声律的谐协方面,加以学习与实践;一方面却保留北朝文风的独特色彩,尤以文辞的质朴、气度的贞刚雄健方面,显示其与南方文风不同的特色。

[参 考 文 献]

- [1] (北齐)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明)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3] (唐)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HE Xiang-r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re a golden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rallel prose. However,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f parallel prose, scholar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late Southern or Northern Dynasties, but took little not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From the view of macroscopic,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se in this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experienced early start-up initial stage, gradual maturing, and final prosperity, contributing in a large part to the fusion of the north and south style of writing.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prose artists absorbed tho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allel prose for its beauty of form, and studied neat couplet, changeable pattern, and harmonious aspec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tained the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especially in the terms of language simplicity and the vigorous bearing, to show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writing style in south.

Key words: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parallel prose; aesthetic essence; vigor and realness; power and pureness;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prose

[责任编辑 阳欣]